

存库



生活的戰

馮玉祥



我的生活

馮玉祥



我的生活

(上)

冯玉祥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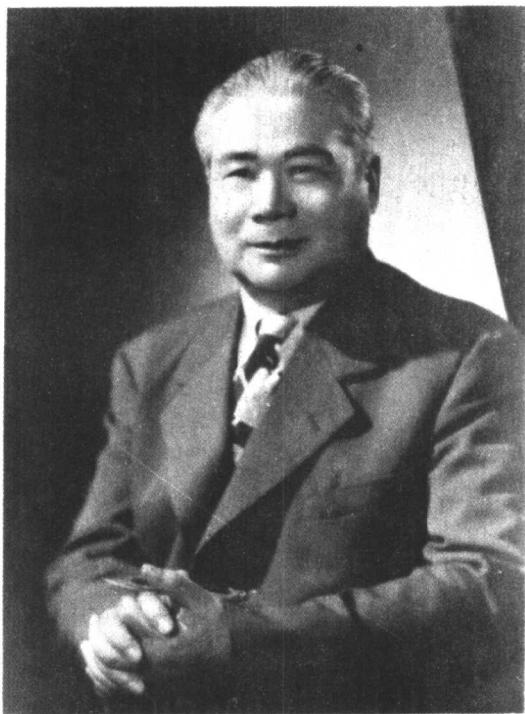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88 毫米 1/32 · 印张 9 10/16 · 漫页 4 · 字数 223,000

1981年 2月第 1 版 1981年 2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80,000

统一书号：10093·364 定价：1.15 元



作 者 像

一九四八年

我
馮玉祥

一九四九年六月廿四號

平民生 平民活

不講美 不要闊

只求為民 只求為國

奮鬥不懈 守誠守拙

此志不移 誓死抗倭

盡心盡力 我寫我說

咬緊牙關 我便是我

努力努力 一點不錯



一九〇四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三年



冯玉祥在莫斯科
红场列宁墓前
(一九二六年)

抗日救國



冯玉祥在开封对部队讲话
(一九二八年)



在陵园书九一七纪念对联
(一九三六年)



冯玉祥和士兵一起劳动



五原誓师大会



冯玉祥及其领导下的抗日队伍
(一九三三年)



冯玉祥偕夫人向部队发奖
(一九二四年)



冯玉祥将军一家
前排右二为李德全夫人

出版说明

冯玉祥将军是一位身经两朝（清、民国）数代（自光绪、宣统以至蒋介石）的著名历史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很多重大事件中，都有他的影响存在。《我的生活》即是冯将军一九三〇年以前的政治生活的记录。

本书在解放前曾有印本应世，此次经冯玉祥将军子女同意，由本社重新出版，除在个别文字和标点上作了校正外，又增添了周恩来同志一九四一年所写的《寿 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李德全同志写的《冯玉祥先生遇难经过》以及冯玉祥将军遇难前写给李济深先生的最后一封信。

本书所用照片，均为冯弗伐、冯理达同志提供；在这里，我们代广大读者向她们致以谢意。

一九八〇年十月

孙 延

寿 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

周恩来

焕章先生六十岁，中华民国三十年。单就这三十年说，先生的丰功伟业，已举世闻名。自滦州起义起，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持御侮，在在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其中，尤以杀李彦青，赶走溥仪，骂汪精卫，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更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这正是先生的伟大处，这正是先生的成功处。

先生善练兵，至今谈兵的人多推崇先生。五原誓师后，又加以政治训练，西北军遂成为当时之雄。先生好读书，不仅泰山隐居时如此，即在治军作战之时，亦多手不释卷，在现在，更是好学不倦，永值得我们效法。丘八诗体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嬉笑怒骂，都成文章。先生长于演说，凡有集会，有先生到，必满座，有先生讲话，没有不终场而去的。对朋友对同事，尤其对领袖，先生肯作诤言，这是人所难能的。先生生活，一向习于勤俭朴素，有人以为过，我以为果能人人如此，官场中何至如今日之奢靡不振？！先生最喜接近大兵和老百姓，故能深知士兵生活，民间疾苦，也最懂得军民合作之利，这是今日抗战

所必需。先生在不得志时，从未灰过心，丧过志，在困难时，从未失去过前途，所以先生能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先生的德功，决不仅此，我祇就现时所感到的写出。先生今届六十，犹自称为小伙子，而先生的体魄，亦实称得起老少年。国家今日，尚需要先生宏济艰难，为民请命，为国效劳，以先生的革命精神，定能成此伟大事业，不负天下之望。趁此良辰，谨祝先生坚持抗战成功，前途进步无量。

(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新华日报》)

目 录

寿	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	周恩来	1
第 一 章	我的家世		1
第 二 章	康格庄		9
第 三 章	入伍前后		21
第 四 章	河边的眼泪		34
第 五 章	光绪二十六年		42
第 六 章	从淮军的教习到武右军的兵		52
第 七 章	副目 哨长 队官		63
第 八 章	两次秋操		71
第 九 章	新民府		78
第 十 章	山东道上		89
第十一章	武学研究会		97
第十二章	从二月到八月		105
第十三章	第一次的失败		114
第十四章	正月十二日		123
第十五章	左路备补军(一)		135
第十六章	左路备补军(二)		147
第十七章	剿白狼		159
第十八章	汉中道上		171
第十九章	蜀道难(一)		186
第二十章	蜀道难(二)		201

第二十一章	倒袁之役	210
第二十二章	从四川到廊坊	228
第二十三章	讨伐复辟	244
第二十四章	武穴停兵	256
第二十五章	在常德(一)	273

第一章 我的家世

我的家世，我生长的环境和我所处的正在急剧变化中的时代，都是我的个性、思想，以及一切行为活动的摇篮。

我的原籍，安徽巢县竹柯村。对于故乡，我知道的虽然很多，但并不具体。我现在所记述的原籍的家世情况，都是小时候从我父亲口里听来，零碎蓄积起来的。

我的父亲本来是个泥瓦匠，名字叫作有茂，一八四五年生于巢县竹柯村；早年家里奇穷，不得已同他的兄弟分居度日。伯父同三叔当裁缝糊口；四叔做一个佃农，替地主耕种着土地；父亲曾一度当过雇工，但后来不久即投身行伍。

祖父的一生，每天都在穷困中挣扎着，晚年生活益发穷困得可怜。一次，祖父病了，家里一文不名，买药的钱也无从筹措。父亲无计可施，于是跑到巢湖去摸鱼，卖得了钱，再买药回家给祖父吃。去摸鱼的时候，往往怀里揣着一袋“锅巴”，预备饿了好掏出来吃；若遇到家里连“锅巴”也没有，空着肚子在外头待一天，是经常的事。

祖父的病愈来愈重，转眼到了严冬。这时巢湖边上结了冰，摸鱼事实上是不可能了。父亲在无可如何之中，就想法子在冰上凿一个大窟窿，边上放一盏油灯，引诱鱼望上跳，等到跳上来，他就很快地捡起来。

一天晚上，风刮的很大，雪花纷纷地飞舞着，父亲如平常一样，照例拿着灯，蹲到巢湖里去捉鱼。祖母在家里照料着躺在铺

上呻吟不已的祖父，一边却在挂念着巢湖里衣服单薄的父亲。家庭的生计日益艰难，思前想后，处处都是触人忧伤的资料。每到祖父呻吟停止，渐渐入睡的时候，祖母就轻轻地走到门口，对着茫茫的雪夜凝神，直到父亲披着满身雪花回来，她老人家才能安心。

父亲日夜焦愁劳碌，也渐渐地病了；虽然病着，然而摸鱼的工作却仍然不能丢弃。

生活的穷困还不算数，偏又遇着洪杨革命；全家因急于逃难，一生辛劳的祖父就在这时候丧失了他的生命。在那样一个动乱的时代里，不消说，死者的死与生者的生，一样都是无关重要的。

因为长期在穷困中挣扎，长期照料着祖父的疾病，祖母的体力已经渐感不支，并且年纪老迈的人，身体精神本就十分衰颓；姑叔年纪又幼小，人事未更，处处增加了父亲的拖累与辛苦。在这种情况下，一家人离乡背井去逃难，的确难为了我的父亲。我记得父亲谈到这些情形的时候，往往突然地泪如泉涌。我写到这里，停笔凝思，当时我父亲谈话的悲哀的神色，依旧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目前。

祖母不堪长途跋涉之劳，不得已由父亲背负着；小姑小叔跟在后头，蹒跚地走着。时间久了，姑叔也渐渐地走不动，就抓着祖母的衣襟啼泣。到了这种时候，祖母只得从父亲身上下来，另外又由父亲找到一根扁担和两只箩筐，将小姑小叔装在两头，挑起来赶路。而祖母只好跟在后头，踉跄地随行。走了不远，就是一条从巢湖分来的河流横断着去路。原来这里本有专渡往来行人的船只，可是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却连船的影儿也不见了。大家不由得焦急起来，特别是我的父亲。后来父亲跳下水去，试探一下，幸亏河水尚不甚深。于是父亲用一只木盆把祖母和姑叔一一渡过河来。正预备继续向前走，忽然对岸又跑来两个十七、八岁的

姑娘，神色惊慌，看光景也是刚逃出来的。她们看见河里没有船，又不知水有多深，于是更加慌张。这时后面乱兵的扰嚷声已经隐约可闻。她们望着祖母等用木盆渡过，自己却无法可想，情急之下，就跪在岸上大声呼喊，要求救命。祖母遂命父亲回去，将她们俩渡过来，一同行走。

当天晚上，走到半山中一个破庙里住下。父亲因为年纪轻，觉得和两位陌生的女客住一块，不大方便，于是自己在外面露宿了一宵。这种乱不忘礼的举措，充分地表现出父亲的严正和古板的个性。日后我个人的精神生活，受了这类事情的感化和影响亦不小。第二天，刚动身要走，两个姑娘忽然跪到祖母跟前，恳求祖母收留她们做儿媳妇。因为她们觉得自己的年龄已大，同行的又不是自己的亲故，长此下去，无论如何不是了局；何况离乱之中，自己的家属又向哪里去寻找？倒不如就此结合为一家人的好。这种突如其来的要求，在祖母实在是初不及料，当时就毫不迟疑地婉言拒绝了。但是两个姑娘却已拿稳主意，一再恳求，跪在地上不肯起来。祖母不得已又去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向来正直不苟，何况这事颇有乘人之危的嫌疑，当然更加不肯容纳。等祖母的话说完，父亲就郑重而且坚决地说：“无论怎样，这事万不能答应”。事情也真凑巧，恰恰第二天在路上遇到两位姑娘的父母，当时就把两位姑娘交给她们的父母领走。这两位姑娘同她们的父母团圆了，欢喜自不用说。父亲同祖母少了一层累赘，同时精神上也得到很大的愉快。

这里以后，全家逃到一个偏僻村落的破庙里，住了一个颇长的时期。这期间，历经了许多艰难和酸辛，吃、喝、穿一切生活需用都无着落。经过了若干转折之后，父亲才投到一家张姓家做佣工。这是父亲正式充当佣工的时期，同时也是他投军的始点。

张家是个地主，家里有两个儿子。老主人渴望他们获得功名，